

霧海孤帆

卡塔耶夫著 夢海譯

A monochromatic illustration of a ship's deck. In the center, a man in a light-colored coat and cap stands looking down. To his left, a woman in a white shawl is being helped by another person. In the foreground, a man is slumped over, possibly resting or sleeping. The background shows other crew members and the ship's structure, including a ladder and a mast. The overall mood is somber and weary.

時代出版社

霧海孤帆

卡塔耶夫著
夢海譯

時代出版社

Шанхай

Энерг

1952

霧 海 孤 帆

著 者 卡 塔 耶 夫 翻 譯 者 夢 海

出 版 者 時 代 出 版 社

上 海 (11) 南 京 東 路 三 七 七 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華 東 總 分 店

1952年1月初版(3450冊)



人 物

祖父

迦夫利克 }
杰聯基 } 老祖父的孫子。

茹柯夫——戰鬥艦『波焦姆金號』的水手。

彼嘉——中學一年級生，迦夫利克的朋友。

伊里雅·鮑利索維奇 } 和杰聯基一起在黨委
約瑟夫·卡爾洛維奇 } 員會工作的布爾什維
克。

大鬍子——密探

管院子的

紳士

廚娘

警察、漁夫、工人各數人。

第一幕

岩石重疊的海岸。看不見海水，海水在下面，在峭岸下面。峭岸背後只露出沒有船篷的桅桿頂，由於看不見的海浪的波動，它微微地在搖動。左面——靠近舞台的前部，是一間漁民住的陋屋。屋子是橫斷面的，沒有前牆，因此可以看到屋子裏簡陋的陳設：粗糙的桌子、櫈子、床、壁上掛着漁網，牆角上放着船槳。跟觀眾成垂直狀的側面的一堵牆上，是一扇木板門。祖父和迦夫利克在峭岸邊上。祖父從下面迦夫利克的手裏接上來一隻魚籃。傍晚。

祖父 這算網到的什麼呀！螃蟹，螃蟹。啐，又是螃蟹！去你的……簡直像有意跟我搗鬼！

迦夫利克 大鯰魚是不會來吃小蝦的。

祖父 這算什麼鯰魚呀，一些小魚吧了，誰要買它們，一百條賣四十戈比，多一文人家就不會要。決不會要。

迦夫利克 要用肉來引的。用了肉，大鯰魚準會上網。
(用手掌遮在眉梢上看海)『屠格涅夫號』來啦。
說不定，彼特卡[●]就坐這條船。

祖父 到哪兒去找肉，市上要賣到十一戈比一磅，不，沒有船篷我們壓根兒算不了漁夫。有了船篷情形可完全不同啦：單是一種鯖魚，就可以毫不費力的網上兩三百條，可是到哪兒去找船篷呢？

迦夫利克 沒有關係，爺爺，別着急。杰聯基也許就會拿來的。他不是答應過的。我們有了船篷就行啦！我們就可以遠遠的出海去了。瞧，爺爺，誰在那兒游水！

祖父 這兒怎麼會有人來游水呢？啊，好像是……

● 彼嘉的愛稱。

迦夫利克 喲，你這個人怎麼啦！別扳住船呀！整張網要給你弄破了！我這是對誰說話呀！要用槳來打啦，別裝傻呀，放開嘛！

茹柯夫（從峭岸後面）幫幫忙……弟兄們……

迦夫利克 爺爺，他眼睛閉着。他上身還穿襯衫呢……

迦夫利克連忙跑到水邊去，祖父跟着他下去。過了一會，他們幫助茹柯夫爬上峭岸。茹柯夫只穿一件襯衫。困難地移動脚步。

茹柯夫 我……是病人。

迦夫利克 你怎麼啦，是掉在水裏的嗎？

茹柯夫不響，搖搖手，軟弱地倒在地上。
大叔，給點水你喝吧？（拿水壺給茹柯夫，茹柯夫困難地喝着水）

祖父 真怪！

迦夫利克 大叔，你是從哪兒來的？

茹柯夫 呃，真是見鬼！……不要把我講出去啊。我是水手。請你們把我藏在什麼地方，否則他們會絞死

我的，可以賭咒……對天賭咒……（昏迷過去。）

祖父（對迦夫利克低聲說）他是水手！明白嗎？

迦夫利克 明白。

茹柯夫（開始說夢話，想跳起來）砲塔，開火！柯舒
巴，砲塔開火！

祖父 別嚷吧！看上帝份上，別亂嚷嚷！躺下來安靜一
會吧！顯然他是兵艦上逃來的水手。

茹柯夫 唉，把我們出賣了，出賣了，卑鄙的傢伙！你
們害怕！（忽然清醒過來）不准動！是誰，讓我走

……

迦夫利克 輕些，大叔，不要喊得整個岸上都知道了，
人家會聽見的。

祖父 我們走吧，水手，到屋子裏去，咱們把你藏起來

……

迦夫利克 就在這兒附近，大叔……喏，就是那間屋
子。

他們把茹柯夫領到小屋裏去。

祖父 你可以放心相信我們。我們也跟你一樣是黑海人。明白嗎？……

迦夫利克 你明白嗎？

茹柯夫 明白。

他們把他領進了小屋，讓他躺在牀上，小屋子牆背後的海岸上冷場片刻。接着大鬍子出現。他手裏拿着手杖，戴着夾鼻眼鏡，鼻子上貼着膏藥，走過小屋子，躲藏起來。

祖父（在小屋子裏）渾身發燒。跟火爐一樣！迦夫利克，你聽着，快到市上去，把鱈魚賣了。隨便賣多少錢，賣掉了去買些白麵包給水手吃。他是病人哪……

茹柯夫 讓我走，好心腸的朋友們……我要走。我的東西在哪兒？衣服在哪兒？

迦夫利克 你只穿一條襯袴上哪兒去？你把身上的東西都扔在海裏啦。

茹柯夫 呃，可真要命……

祖父 快去，好孫子，快到市上去。小心點兒，水手的事可隨便對什麼人都不能講……

迦夫利克 真當我小孩子不懂事嗎！

從小屋裏走出來到岸邊去，拿了裝鱈魚的簍子。大鬍子出現。

大鬍子 喂，小傢伙，你是本地人嗎？

迦夫利克 本地人。

大鬍子 打漁的？

迦夫利克 打漁的。

大鬍子 你跟誰一起打漁，一個人嗎？

迦夫利克 爲什麼一個人——跟爺爺。

大鬍子 你爺爺是誰？

迦夫利克 老頭兒。

大鬍子 當然是老頭兒，不會是小伙子。我看要吃飽了豆來跟你談話[●]。你怎麼這樣傻頭傻腦？

迦夫利克 大叔，爲什麼你鼻子上貼着膏藥？誰打了

● 罵人話，意思是用屁來對付人家。

你？

大鬍子（沒精打彩地）抓傷的。不談這些。你說：你們今天去海上沒有？

迦夫利克 去的。

大鬍子 看見『屠格涅夫號』沒有？

迦夫利克 怎麼不看見呢！

大鬍子 有人從輪船上跳下來嗎？

迦夫利克 跳到哪兒？

大鬍子 當然是跳到水裏囉！

迦夫利克 你說是從哪條輪船？

大鬍子（忍耐不住）碰到一個傻瓜！我問你，有沒有人從『屠格涅夫號』上跳到水裏去？

迦夫利克（沉默了一下，激動地）啊，從『屠格涅夫號』嘛！跳下來的，對天賭咒是有人跳下來的！說了謊死掉我！我親眼看見一個人跳了下來，他游水，拚命用手划水！水花向四面飛濺哩……

大鬍子 等一下！你可別說謊？他游到哪兒去的？

迦夫利克 我賭咒，沒有說謊。我賭咒，撒了謊當場死
掉！他游得多好，他游得多好啊！

大鬍子 往哪兒？朝哪一面？

迦夫利克 （把手瞎揮）那邊！

大鬍子 後來他上哪兒？

迦夫利克 後來有一隻船把他撈了起來。

大鬍子 一隻船？一隻什麼船？

迦夫利克 一隻挺大挺大的船，一隻扯篷的奧却柯夫
船。

大鬍子 是本地的嗎？

迦夫利克 不是。

大鬍子 那末怎樣的？

迦夫利克 從大噴泉地方來的……要不，也許是從柳斯
特陀爾夫來的，是一隻挺大挺大的船。船上把那個
人撈了起來，還是同樣快的一直向柳斯特陀爾夫開
去了。可以賭咒！

大鬍子 你有沒有注意到船名呢？

迦夫利克 怎麼沒有呢，注意到的，叫『索尼雅』。

大鬍子 『索尼雅』？好極啦。你可別撒謊？

迦夫利克 撒謊倒一輩子霉！要不是『索尼雅』，就是『薇拉』。

大鬍子 究竟是『索尼雅』，還是『薇拉』？

迦夫利克 要不是『索尼雅』，就是『薇拉』，要不是『薇拉』，就是『娜佳』！……

大鬍子 你故意搗鬼。瞧着吧！（下）

迦夫利克 盯着他背後看了一會，然後跑進小屋子去。

迦夫利克 （在小屋子裏，拉拉茹柯夫）大叔，大叔，你是從『屠格涅夫號』上跳下來的嗎？大叔，你聽我說呀。你可別動呀，好好地躺着。偵緝局的密探在岸上到處找你哪。

茹柯夫 （猛地坐起來）密探？……在找我？……

迦夫利克 我已經故意打發他到柳斯特陀爾夫去了。是個大鬍子，鼻子上貼着膏藥。

茹柯夫（用力地）這大概是貓把他抓傷的……我要走了。請你給……請你隨便給我一條什麼褥子吧！

迦夫利克 你是病人，大叔。你不能……

茹柯夫（順從地躺下）讓我到委員會去。你可知道，敖德薩委員會在哪兒？須要取得聯繫……（昏迷過去）

祖父 嚶，水手，水手！你這事情可真糟糕，……迦夫利克，小孫子，你應該跑到磨坊口去找杰聯基。委員會的事，他那兒比我們知道得多。你趕快先去找了杰聯基，再到市上去。把一切情形都告訴他：密探哪，水手哪。告訴他，一個打兵艦上來的水手，想找委員會。明白嗎？

迦夫利克 怎麼不明白呢！

遠處傳來口哨聲。迦夫利克仔細聽了聽，跑出屋子。彼嘉在岸上出現。他穿了一套中學校的新制服。

喔！拉特卡，你好哇！

彼嘉 迦夫利克，握握手！

迦夫利克 好，握握手。你怎麼這樣漂亮呀！進了中學嗎？

彼嘉 還用說麼！經過考試的，多麼鄭重其事……啊哈！那裏坐着神父，監考老爺。挺大的桌子，上面舖着綠呢。啊！我朗誦了萊蒙托夫的詩。啊哈！大家都聽得很滿意。要不要讀給你聽聽？

迦夫利克 好，讀吧。

彼嘉 讀出調子來呢，還是隨便讀讀？

迦夫利克 讀出調子來吧。

彼嘉 （直着嗓子朗誦）：

在大海的藍霧裏
孤零零的帆發着白光。
他在遙遠的異地尋找什麼？

迦夫利克 （打斷他）讀得不壞。你是什麼時候來的？

彼嘉 今天。乘『屠格涅夫號』來的。啊，迦夫利克，
你知道我們碰見了什麼事情！

迦夫利克 是在『屠格涅夫號』上嗎？

彼嘉 啊哈。『波焦姆金號』兵艦上的水手羅箕昂·茹柯夫就躲在這條船上，你相信不相信？爸爸還講給我聽。他們，那些水手在『波焦姆金號』兵艦上起義，把自己的官長統統殺光了。你明白嗎？後來他們都被抓了起來，可是這個叫茹柯夫的水手却逃跑啦。你見過這樣的事嗎？他就躲在『屠格涅夫號』上。可是偏偏又給密探抓住了袖管！『他說，你就是羅箕昂·茹柯夫。』茹柯夫就拿起塊有釘的木板，對準密探的狗臉拚命打去！密探就拚命吹警笛！茹柯夫就拚命跳上欄干！當時密探就在『屠格涅夫號』上到處拚命叫喊：『站住！我要開鎗啦！把輪船停下來！』要是撒謊，你可以唾我的眼睛！當時水手拚命往海裏一跳！水花飛濺起來，濺得好高好高，一直濺到第三層，可以賭咒，撒了謊死掉

我！密探就拿出手鎗來，砰！砰！子彈滑過沒有打中！喲！就在你們對岸。啊！我們就碰到這樣的事情！啊哈！

迦夫利克 那末這個人是怎樣的？手上有沒有刺花——鐵錨？

彼嘉 當然有！

迦夫利克 鐵錨是刺在這兒嗎？

彼嘉 當然。你從哪兒知道？

迦夫利克 我可沒有看見水手！密探是戴眼鏡的大鬍子嗎？

彼嘉 戴的夾鼻眼鏡。

迦夫利克 管他是什麼。

彼嘉 你從哪兒知道？

迦夫利克 我可沒有看見偵緝局的密探！

彼嘉 你？看見？……呸！你根本什麼也沒有看見！

迦夫利克 比你才看得多呢，祇是我不說……

彼嘉 他比我看得多！他看見密探！他看見水手！哈！